

书呆子如今变成了恶霸？

两大科技巨头“约架”的背后



近日，两位资产合计超3000亿美元的计算机天才——埃隆·马斯克和马克·扎克伯格正摆开架势，相约在综合格斗八角笼里打上一架。这场大戏的背景故事听起来有点蠢：扎克伯格的Meta公司即将推出与马斯克名下推特的竞争产品，两家社交媒体公司的明争暗斗如今更趋白热化。

智力取代了体力？

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件事呢？用体育竞技展示企业成就，这绝非新鲜事；比如甲骨文公司的创始人拉里·埃利森就对帆船运动非常痴迷。但用拳拳到肉的搏击和暴力冲突来角逐计算机软件的霸主地位，这确实是开了先河。过去30年来，科技产业和巨头所攫取的巨大财富，使得智力似乎取代了体力，成了成功路上新的价值取向。但显然事情并非如此。

几十年前，不论是现实生活还是流行文化，书呆子和运动员这两个典型的校园群体总是不甚融洽。这种摩擦持续了很多年——下颌棱角分明的橄榄球运动员常常与学校里最受欢迎的金发啦啦队长约会，然后欺负那些戴着厚框眼镜、痴迷数学的书呆子。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计算机、激光、太空旅行以及其他“极客”（来自美国俚语Geek，指对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有狂热兴趣并投入大量时间钻研的人）领域的发展，许多书呆子迎来了崭新的时代，两个群体的斗争也迎来了新的高峰。电影《菜鸟大反攻》《天才反击》《早餐俱乐部》和《回到未来》都反映了当时书呆子和运动员两个群体之间的摩擦。这些影片的内容传达了一个主题：头脑发达、肌肉简单的人可以运用技术和其他手段胜过头脑简单、肌肉发达的人。书呆子胜利的戏码很能打动人心，因为它看起来很难发生。

“怪胎”改变世界

后来，书呆子们真的迎来了春天。科学技术从“怪胎”们的爱好变成了改变世界的原动力，也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巨大财富。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苹果联合创始人沃兹尼亚克、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雅虎创始人杨致远等人都证明，极客文化是通往财富与权力的天梯。书呆子已经从需要克服的困境变成了体面的身份。网络生活的常态化

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对抗性的电子游戏被包装成了电子竞技，长期伴随书呆子的各种标签，例如社交焦虑和自闭症，也开始逐渐被理解和接受，曾游走在社会边缘、安静的异类如今翻身做了主人。

但权力就是权力，它总会放大人们进一步攫取的野心。亿万富翁也是肉体凡胎，因此终有一死。这种恐惧，再加上财富和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让科技企业领袖们纷纷开始健身。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开始增肌后被大众制作成表情包；扎克伯格追求极度健美，并痴迷于练习武术；至于马斯克，虽然算不上肌肉男，但起码身形健硕，他宣称自己在服用减肥药，以保持身体健康。

书呆子也想成为运动员

如果你能获取力量、两性吸引力和征服式的体力，为什么要仅仅满足于智力的卓越呢？这个时候，书呆子也想成为运动员。在电影中，书呆子和运动员总是会为了异性展开对抗。社交媒体往往蕴含两性层面的政治和权力，社交媒体地位的争夺战通常也反映了对伴侣关系的追求。20世纪中叶，许多运动的规则和组织逐步完善，人们引用古罗马诗句作为奥林匹克的早期标语：“高尚的灵魂寓于强健的身体”，指出青年应兼顾智力与体力教育。

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这种思想得到了传播。马斯克和扎克伯格的口角就像小孩子间可笑的闹剧，但这也让他们显得更接地气：我们都会陷入社交媒体上各种愚蠢的争吵，超级富翁也不例外；两个有钱人愿意（至少是理论上）用拳头决出社交媒体的头把交椅。但这场争端也令人失望，因为它体现了我们的文化无法有效调和体力与智力之间的二元性。书呆子们依然把自己困在头脑中，而运动员们则仍然倾向于秀肌肉。两者之间的对抗某种程度上是伪命题，因为在社会顶端，两个群体的界限并不明显，对其他群体来说，他们都是“恶霸”。**本报综合消息**

哈佛“研究诚信”顶尖学者被曝造假

美国行为科学界近期发生一起极为讽刺的事件，一名研究诚信行为的顶尖学者被多名学者质疑数据造假，甚至被认为构成学术欺诈。哈佛商学院女教授弗朗西斯卡·吉诺是行为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其关于作弊、撒谎和不诚信行为的研究在过去受到广泛报道。美国《纽约时报》25日援引《高等教育纪事报》的报道，吉诺的学术伙伴马克斯·巴泽曼教授表示，日前他收到哈佛大学通知，称他与吉诺于2012年共同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论文存在捏造的数据。

报道介绍称，这篇论文基于三项独立研究。其中，吉诺主导的一项研究包括一个实验。实验要求100名参与者完成一份包含20个谜题的问卷，参与者每答对一题可获得1美元，测试结束后还需书面填写自己通过答题赚了多少钱。研究人员故意引导参与者，虚报答题收入不会被发现，这样就给了他们虚假填报的空间，但事实上研究人员知道他们答对了多少题获得了多少钱。研究结果发现，被要求在问卷页面顶部签署真实性声明的参与者比在页面底

部签署的参与者更能如实告知答题收入情况。

就在《高等教育纪事报》刊发相关报道的第二天，3位向哈佛大学举报吉诺造假的行为科学家在其共同运营的博客上表示，已于2021年秋天联系哈佛商学院并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提及吉诺在4篇合著论文中存在数据造假的证据，其中就包括吉诺在2012年发表的上述论文。事实上，有不少学者通过调查发现，很多行为学研究成果是被夸大的，甚至可能是通过数据造假人为编造出来的。

相关期刊目前已撤下这篇论文。吉诺尚未对此事进行回应。哈佛商学院官网显示，吉诺已处于行政休假状态。论文合著者巴泽曼坚称自己与捏造数据无关，另一位合著者、杜克大学的丹·艾瑞利对此表示震惊，并称将主动撤回这篇论文。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行为科学家史怀哲称，对吉诺的指控在学术界引起很大震动，她拥有众多合著者。史怀哲表示正在仔细检查自己与吉诺合作撰写的8篇论文，寻找是否存在学术造假迹象。

本报综合消息

高考杀手题成为摇钱树 补习班数量远超便利店 韩国人一年26万亿花在课外班

“首尔补习班数量已经达到便利店的3倍。”韩国《中央日报》26日这样形容当前该国教育乱象。截至今年5月，首尔25个行政区的补习班总数达到近2.43万家。现在再提起“补习班一条街”，已不再是老牌学区江南“大峙洞”的专属名称——补习班悄然占据街头巷尾，《中央日报》称，韩国甚至因此得名“课外培训共和国”。

▶ 著名补习班大肆开“分号”

韩国统计厅26日发布的“2022年课外培训费调查”结果显示，该国课外培训费总额近26万亿韩元（约合1400亿元人民币），除了各类特长班，补习班金额达18.8万亿韩元，约占72%。在首尔，小学、初中、高中的学生参加课外培训比例高达84.3%，位居全国第一。

首尔补习班最多的地方是江南区大峙洞、阳川区木洞。但随着传统补习街达到饱和状态，课外培训班开始向附近地区溢出，包括麻浦区大兴洞、盐里洞、新水洞等。韩国补习班“钟路学院”法人代表林成浩表示：“因为江南地区房价太贵、门槛太高等原因，很多新婚夫妇就算在江南租套二手房都很困难，而江北的麻浦区有可能迅速成为继大峙洞之后的第二个补习班一条街。”麻浦的一家中介公司称，随着收入和学历水平较高的家庭在本地区聚集，麻浦的生活水平比木洞提高了不少，韩国著名补习班的“分班”纷纷入驻这里，学生们为上好班而跨江去木洞已经成为过去式。

根据韩国统计厅的数据，2019年至2023年，首尔小学、初中、高中学生减少6万多人，但补习班只减少18个。韩国正义党政策委员宋庆元表示：“即使学生数量减少，补习班也会争先恐后地推出为进入外国语高中、科技高中等特长高中做准备的补习班产品，还可能推出帮助学生进行超前学习、高考复读、医科大学班等应试商品。补习班的经营理念是让学生挤进排名靠前的大学，如果政府不能出台对策缓解‘唯学历是尊’的内卷社会氛围，课外培训市场只会继续膨胀。”

▶ 补习费≈全家生活开支

韩国人目前对补习班的狂热从补习费数额中可见一斑。“再穷不能穷教育，韩国家庭子女补习费与全家日常开支相当。”韩国《亚洲经济》26日报道称，在普通家庭，补习费追平甚至超过全家的伙食费、居住费等基本开销。韩国统计厅25日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家庭收入前20%的家庭中，有13岁至18岁子女的家庭月平均总支出为653万韩元，其中补习教育支出为114.3万韩元，而饮食支出为63.6万韩元，居住与水电费用为53.9万韩元，这意味着全家人一个月的饮食起居消费总额与孩子的补习费相当。韩国统计厅的数据

显示，韩国学生每年花在补习上的费用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居最高水平。

高额补习费背后是暴利的高考垄断集团。“出高难度的高考题，靠卖题库赚钱，必须打破高考垄断集团。”韩国《朝鲜日报》称，韩国政府对包括高考出题委员在内的教育界人士和大型高考补习班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查，发现有出题人以此为招牌，制作高考模拟试题出售给江南大型补习班，形成“高考垄断集团”。在韩国的高考中存在只靠高中知识很难做出来的“杀手试题”（超高难度考题）。为了应对“杀手试题”而收取高额学费的高考补习班盛行，人气较高“杀手试题”补习班年销售额高达3000亿韩元。

由于这种“杀手试题”很多基于大学教育内容，不少教育专家认为，即使能做出来也不能代表学生的创造力。报道分析称，学生变成了高考和补习班的奴隶，年轻人甚至害怕生孩子，各类补习班用“如果不马上开始补习，就不能上名牌大学或理想专业”的策略营销，刺激学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而高考越难，学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就越是严重。

▶ 韩教育部急出减负对策

虽然韩国教育部每年都会对高考出题范围进行监管，但近5年间，仍有不少题超出高中教纲。因此，韩国教育部时隔9年推出课外教育减轻综合对策。韩国社会事务副总理兼教育部部长李周浩26日在中央政府首尔办公楼公布了相关教育减负对策。据《韩国日报》26日报道，今后韩国高考要摆脱超出高中教育大纲的所谓“杀手试题”，政府将成立以高中教师为中心的“公正高考评价咨询委员会”为高考出题，新设保障独立性的“公正高考出题核查委员会”，集中对高考题是否超纲进行验证。

由于目前韩国高考出题委员中，大学教授占比55%，高中教师为45%，新规还决定从明年高考开始将以高中教师为主进行命题。韩国教育部希望打造“即使不进行课外教育也能考高分”的高考制度。

韩国政府同时强调反对课外教育垄断集团，不仅要求高考出题人员有保密题目的义务，还将禁止高考出题委员的一切相关谋利行为。

为了弥补小学生课后看护需求的增加，学校将扩大提供文体类放学后课程数量。为了减少幼儿园和小学之间的课外教育行为，韩国还将新设“学前班学期”制度。

韩国教育界认为，随着今年韩国高考将降低难度，未来有必要进一步对高考在内的大学入学制度进行改革。但《朝鲜日报》认为，消灭“杀手试题”，并不能立即让补习班消失，应该从根本上改变韩国的大学排名和社会思想。

本报综合消息



韩国首尔大峙洞的补习班。